

“擀”出来的好日子

——赵河村李花芹脱贫记

□龙素敏

花芹大娘何许人也?这段时间她和她的手擀面竟美名远扬!

看,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她从门口走了出来。黑色长裤,暗红色印花上衣,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拢在一起,一笑起来,皱纹像菊花一样绽放——她就是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赵河村的一位普通村民李花芹,如今靠手擀面脱贫过上了好日子。

要说以前,花芹大娘的日子是苦瓜加黄连——苦上加苦。她今年70岁,老伴儿走得早,孤身一人,有个头疼脑热也没人照顾。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仅有的一点儿地,也是三角六棱,靠天收成。花芹大娘上了岁数,腿疼难行,上山种田还得肩挑背扛。遇到灾年,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

赵河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要田没田。青壮年能走走,能搬就搬,现在村中只剩下8户14口人,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早年的庄稼——难熬。

扶贫干部驻村以后,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得知花芹大娘的困境,想方设法帮她早日脱贫。驻村干部帮助花芹大娘先整修院子的地面,又修缮了房屋,还给装上了净水器……

赵河村虽然穷,但是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时常有人到此处自驾游。可是游山玩水以后,想就餐却比较困难。根据花芹大娘的实际情况,扶贫干部因地制宜,指导花芹大娘卖起了手擀面。这样既方便游客就餐,又让她有些收入。

说干就干,驻村干部帮助花芹大娘砌锅台、修桌椅,还制作了一个小型的简易广告牌,挂在了花芹大娘的院子门口。

现在,花芹大娘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这个老婆子,要力气没力气,要技术没技术,亏得驻村干部给俺出主意,让俺卖手擀面养家糊口,脱贫致富。这手擀面,俺从小到大擀了几十年,闭上眼都不会有差错。但是绝对没想到,有朝一日能靠它赚钱。”花芹

大娘边说边乐呵呵地笑。

说话的功夫,客人三三两两上门了。花芹大娘拿起擀面杖开始擀面,转眼功夫,擀好的面片儿被叠成一条长龙,只见她手起刀落,一口气从这头切到那头,干净利索,菜刀和案板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似是奏响一首欢乐的乐曲!

手擀面馅子,就地取材,地里种啥就吃啥。冬天萝卜、白菜,夏天南瓜、豆角,都是纯绿色有机蔬菜,再买一些村里的“二红笨鸡蛋”。花芹大娘顺手从门前菜地里拔了几棵水灵灵的大葱。

木柴猛火,两口铁锅,一口打卤,一口煮面。不一会儿,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手擀面,映着花芹大娘喜盈盈的脸,热腾腾出锅了。卤子浓郁鲜香,面条劲道爽口,客人吃上一口,连声叫好。

“有了国家的扶贫政策,我们的生活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看我们村,现在变化多大呀,道路重修,古寨门翻盖一新,老房子修缮,老石墙勾缝,还新建集中照料中心、文化大舞台,安装的路灯比月光还亮……我呀,现在日子美着呢,白天卖手擀面挣钱,晚上还能和城里人一样,跳跳广场舞健身!”花芹大娘越说越开心。

游客们称赞赵河风景秀美,花芹大娘一听就笑了:“俺在这住了几十年,以前缺吃少穿,从来没觉得它美。现在呀,党的扶贫政策好,俺过上了好日子,靠手擀面的手艺有些收入,兜里有了钱,脱了贫,看啥啥好,也觉得家乡怪美嘞!”

大娘的话音刚落,小院就响起了一阵响亮的笑声。远处,山道弯弯,青山绿水,苍鹭腾飞……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谱写新时代区域性中心城市新篇章”主题征文

主办:中共安阳市委宣传部 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安阳日报社 投稿邮箱:ayrfkb@163.com

夏日浓情

□桑明庆

今年夏天,我在乡下老家一连住了一个半月。在这45个日出日落的日子,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品尝乡下老家的夏日情韵。

漫步在乡间小道,举目遥望,盛夏的原野,处处是激情与绿浪。沟涧里的溪流,少了春日的温柔,多了活力四射的激情,白天黑夜吼着嗓子不停地“哗啦哗啦”呼喊,好像一个性格张扬的小伙子。那溪流淌满了沟涧,高高荡起的浪花,时不时与沟边的石头碰撞一下,开个玩笑,然后再欢快地奔向前方。一个落差,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瀑布,于是一挂透明的帷幕出现在面前,她急不可耐地跳下落差,像是要去约会自己心上的恋人一样,匆匆而去,这是不是就叫“飞扬的青春”?瀑布的边缘,有无数条银链作补充。这银链有粗犷的,有柔情的,有飞流直下的,有潺潺流水的,真是多姿多彩、风情万种。溪流、瀑布、浪花、银链,这些美妙的东西集合在一起,让人产生许多无限的联想,有“准持彩凤当空舞”,还有“飞流直下三千尺”,更有“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漫山遍野的禾苗正在自由成长。玉米怀里已揣紧了棒穗,谷子已将穗子吐出一拃多长,芝麻开出的白色喇叭花均匀地挂在秸秆之上,秸秆一天一节地升高,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风带着清凉,四面透气,将满眼的禾苗吹得忽高忽低,形成了层层波浪,这浪潮携带着禾苗的芳香,滚向天的尽头。这翻滚的绿浪下面蕴藏着艰辛、汗水和凤骨。

这怀揣棒槌的玉米,是在五月的季节播种的。五月,正是太阳最毒烈的日子。在这般阳光的照耀下,玉米从出苗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一个安逸的环境,炎热是它产房的温度,一降生,就要受到炙热的煎熬。六月里,又要经历干旱少雨的煎熬。到汛期,连绵不绝的淫雨,冲刷着它脆弱的秸秆和根部。狂风肆虐时,大有把它掀翻、连根拔起的势头。但再大的困难都不能挡住它成长脚步。在炎热、狂风、淫雨的历练下,玉米成熟了,像是由姑娘变成了少妇,怀孕了。在秋婆婆的呵护下,在金秋送爽、满山红叶的日子里,玉米产下了壮实的胖小子。

谷子由于耐干旱、耐瘠薄,“见苗三分收”,所以被称为“铁杆庄稼”,深受乡亲的喜爱。太行山东麓的老家,漫山遍野的沙土地非常适合播种谷子,因此,沟沟坡坡种植的面积很大。

五月割麦后,农家人要抢时播种。“春争日,夏争响,五月争回镰。”五月耕地播种,就是要争取分分秒秒。如果再遇一场雨水,庄稼人便会像打仗一样抢种。扶一把原始的木耩,赶着嚼一口干草的老牛,在仍有麦香余留的田野上播撒播种。在“嘎答嘎答”的摇铃声里,身后出现了一道道深浅均匀的垄沟,米粒大的谷种,均匀地撒在这道沟中。这一道道垄沟,长短不一、平行整齐,真像诗人饱蘸笔墨写下的诗行。这诗行,蕴藏着春的萌动、夏的激情、秋收获和冬的无声。

在夏日的炙烤下,在风雨的洗礼中,诗行变成了绿色,谷子生根发芽了。农家人像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打理这心爱的谷子。他们摇动铁臂,挥舞银锄,从“定苗”到“间苗”再到“松土”,中耕、除草、保墒,各个环节都不能少。现在的谷子,已吐出了长长的穗子,低头含羞微笑,像是尚不到临产的孕妇,在田野里享受着阳光,沐浴着夏雨,静静地等待着生产日期的到来。这个时期的到来,必将满地金黄灿灿,四野馨香溢溢。

盛夏时期的乡下人最有口福,因为这个季节,各种蔬菜瓜果都在蛮不讲理地疯长。茄子、豆角、西红柿、南瓜“一嘟噜一块”地出现在房前屋后、地边坡前,随便拽上一把,就够一天吃了。乡下人省钱,从来不用花钱买菜。

正在地头蹲着薅草的五婶,看见我走过来,赶紧站起来说:“这几种的有芒瓜(老家把南瓜叫芒瓜),结得可大了,你拿回去几个给你娘煮饭吃,这芒瓜面着哩,煮饭可得了!”芒瓜煮饭可是好饭啊,稠糊糊的小米稀饭,配上面乎乎的南瓜,又有吃的,又有喝的,不咸不淡,不油不腻,既充饥又打渴,特别对老年人便秘有好处,真是又是饭又是药啊!我说:“不用不用,家里有,别人送的还没有吃完了。”没有等我说完,五婶麻利地提着荆条篮子,穿过密密麻麻的玉米地,蹚过葱茏的红薯田,在那绿叶覆盖的藤蔓间,把成熟的芒瓜一个个熟练地摘下,像接生婆一样轻轻放在荆条篮里。望着篮子里的南瓜,五婶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笑意。她把还带着雨滴的芒瓜硬塞到我怀里,让我带回家。

此时,走在激情与浓绿碰撞的田野上,怀里抱着两个足有一尺多长的老瓜,沉甸甸的,真像抱着两个大胖小子,我感到无限惬意。

凫水

□鑫河

村里人把游泳叫凫水。夏天的傍晚,人们在汤河或水塘里凫水,消除了一天的炎热与疲惫。

上小学时,我在村里的水塘学会了凫水,也都是自个儿悟出来的。小伙伴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会凫水的。先是在自己在水塘边学着扑腾。一不小心,会往嘴里灌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会凫水的人在一旁笑着说:“多喝几口水就会了。”让不少小伙伴郁闷的是,往嘴里灌了很多次水,却迟迟学不会凫水。

我也是不知被灌了多少次水,有一次不小心划到了水深的地方,四肢顿时乱扑腾起来,谁知这一扑腾,身子竟然浮了起来。从深水区凫出来,自己很兴奋。又在稍微深些的地方,试了试,自己往后一躺,向外游动,这叫仰泳,这是我学会的第一种凫水方式。虽然游得不快,但学会了凫水非常兴奋。村里人游了几天,我又学会了村里人的标准游泳姿势——“狗刨”。

“狗刨式”凫水的突出特点是动静大,老远就会听到扑腾声。人多时,那响声犹如出征战鼓,此起彼伏。三伏闷热天,人们听到“狗刨”扑腾声,心里似乎也会多一些凉意。大人们对我们凫水要求很严,必须有成年人在场才放心。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夏日的午后,偷偷地在水塘里凫水。说是偷,其实也偷不了,一下水扑腾,就把大人们惊动了。水塘边的人家出来看到一帮孩子在凫水就喊:“凉快一下就好了,快上来吧!”看我们没有上来的意思,接着喊:“再不上来,去叫你家大人去了。”我们一听,赤条条地上岸穿衣。这个时候,常有人吃惊地喊:“我的衣服呢?谁见我衣服了?”倘若看到有女性路过,赶紧再跳进水塘里,以防走光。在水中接着喊一句:“再不说,我骂人了。”搞恶作剧

诗二首

□徐鸿云

太行鲁班豁

斧落碎石道,豁开两壁崖。
吞吐换日月,东西扼长风。

日出

水天含日红,沙鸥一翅轻。
回首望彩云,朵朵开碧空。

寸草春晖

□杨杰

梦中多耳语,醒来湿枕衣。
别时不曾言,思见亲且急。
天路虽崎岖,相偕不孤寂。
盘缠够花否,百日再向寄。

童年的小溪

□程清记

一条清冽的小溪
在童年的记忆里
涌来 奔去
哗啦啦 丁零零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没有烦恼 不见忧愁
总是那么 不懈向前
永远充满青春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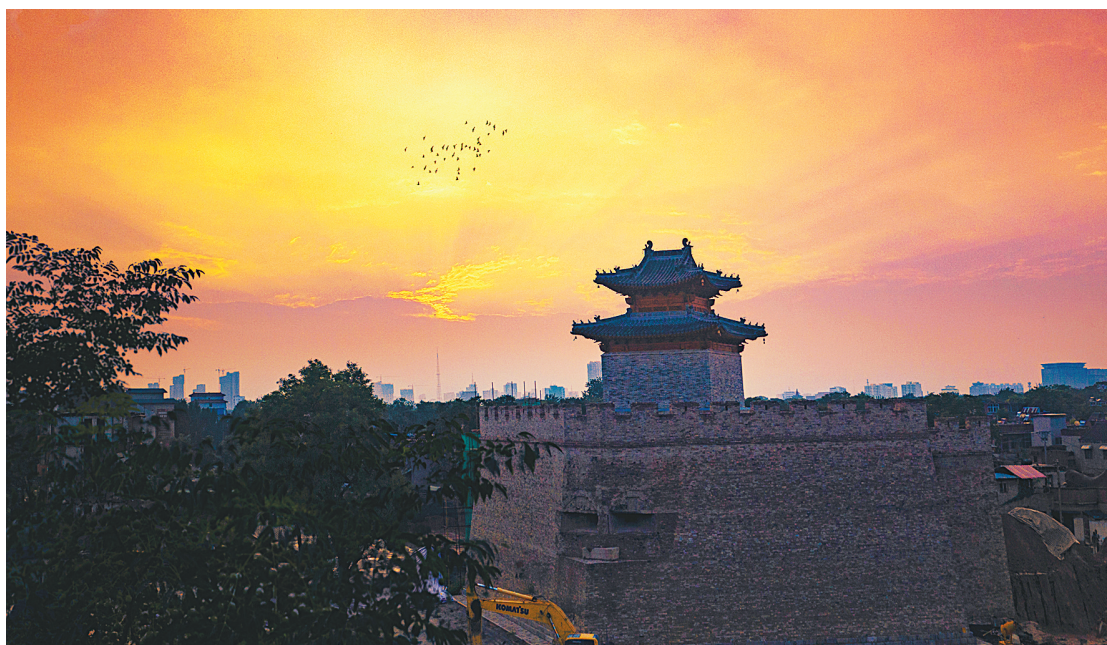
没有见她有什么壮举
只是静静地流淌着
流过了春夏秋冬
流过了日月星辰
流在了爹的眉梢上
流在了娘的心头上
健壮的青苗就是他们的希望

她那纤细的腰肢
像一条洁白的飘带
柔啊柔的 让你心碎
一颗小石子
就溅出了一朵水花
悄没声地漫过了万物
哺育生灵 滋润万物
抚平了旱裂的创伤

她那清冽的心
像一面透明的镜子
亮啊亮的 刺伤了你的眼睛
没有任何防线
冰清玉洁 晶莹剔透
洗净了叔的手脚 婶的脸
沉淀了污垢和龌龊

她那快活的步伐
像一支响亮的战旗
乐啊乐的 激起了你的斗志
兴高采烈 冲向前方
引来了哥的追逐 姐的欢笑
激发了勇气 坚定了一往前的意志

故乡的小溪
就这样流过
从土里来 回土里去
从一头流向另一头
流过了眉毛 胡须 青丝白发
流过了坟茔 绿草 炊烟 缕缕
一直流在故乡的心田上



魁星阁 崔银昌 摄

我心中的城南旧事

□余志兰

走进古城安阳的大东门,左手边第一个口儿就是南头道街。这里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

比起北头道街,它并不长,大概有北头道街的一半,也就几十个院落。在这个不长的街道中间,往后卫走的斜坡上,紧挨着的三个大院都姓卢。人称卢家大院。这是这条街有名的大宅门。

卢家并排三个大院,中间这个院是我姥姥家。姥爷在母亲刚出生后就去世了。姥姥拉扯大了五男二女。因大姨英年早逝,姥姥不让我母亲也就是她最小的女儿离开她,所以我们全家随母亲住在了大门大户的卢家大院。

听长辈说,新中国成立前,卢家是做花生生意的,且生意兴隆。我的五个舅舅都上过学,都有文化。三舅肚里墨水最多,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从小全院儿的孩子都听着他的故事长大。我母亲是姥姥的掌上明珠,更是在眼科医院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读书,且成绩优异。可见当时家道中兴。

西院的人丁最旺。弟兄三个在前中后三个院落同住。后代大概也有上百号人。东院人丁不旺,较为冷清。

我们和五个舅舅在一个大院里生活。每个孩子多少不等,加起来我们这一辈的也有二三十个兄弟姐妹。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宅门里,虽然偶尔也有像林黛玉那样寄人篱下的感觉,但在姥姥的庇护下,我还是享受到了大家都是亲人的温暖和热闹。

四合院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上无比充实快乐。东西两院加起来几百人生活在三个院子里,热闹无比,生活多姿多彩,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四合院的生活不像现在的楼房,对门有的都不认识,院里的人几乎无隐私可言。白天只要天好,几乎都在院里。除了冬天,吃饭时家家都在屋门口摆个小方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吃着饭和院里的人聊着天、开着玩笑。夏天天热,家家在屋门口用木板搭个床,在院里睡觉。吃饭也都是全院商量着,一家吃饼就都烙饼,一家包饺子就都包饺子。谁家稀罕好吃的,满院的孩子都有份儿。我最愿意和五个姨子在院子里学做针线活儿。纳鞋底、做被子、绣花、做棉衣。一边学着做活儿,一边听她们聊家常。

院里的男孩子爱玩甩面包、琉璃球等,我们女孩子玩羊拐、跳皮筋等。有时各玩儿各的,有时会一起玩儿。全院男孩儿女孩儿都喜欢玩的是打乒乓球。两个吃饭的桌子并到一起,中间架根木棍,一局六个球,接下台。几十个孩子玩得顾不上吃饭,开心不已。就这样练出来了几个乒乓球高手,学校乒乓球队里有我们院的四个孩子。

儿时的记忆里,姥姥家的院子非常大。有大门,有二门。一进门是一大块空地,种着许多树。槐花树、苦楝树、国槐树、椿树等。那里是我们几十个孩子的百草园。在椿树下、草丛中,有着无穷的乐趣。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白胡子老头”“蜗牛”“蝴蝶”“蜻蜓”等。那时的孩子都是和院里小伙伴们一起疯跑疯玩儿,不用大人跟着,也不会抑郁。虽然没有高档的玩具,没有山珍海味,但生活有滋有味。在这种疯玩儿中学会了自立,学会了交往,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老人们也不寂寞。我姥姥活到了94岁,她每天都拿个小垫子到街门口的石头台上和街坊们

聊天。谁家有了纠纷了都帮人家调解。谁家的孩子胳膊脱臼了,她会帮人家对上。姥姥虽然没有文化,但做人大气,乐善好施,在家族中和街坊邻居中备受尊重,人称卢老太君。

记忆中几个姨子都没有出去工作,在家专门干家务,照顾男人和孩子。在外边打拼干事业的几个舅舅回到家都是姨子们无微不至地伺候,尤其二舅,二姨子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他。他一回,往四合院的躺椅上一坐,小脚的二姨子笑微微地依次端上来洗脸水、茶水、小酒小菜,二舅跷着二郎腿,在这悠闲时光里放松自我,恢复体力。比起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男人女人一起打拼,回到家疲惫得谁也顾不上照顾谁的日子,会无比想念和留恋那时候的慢生活。

三个院几百号人的大宅门,磕磕绊绊、吵吵闹闹也是天天有的事儿,但一到大事上,绝对齐心协力,办出大家族的排场气派。红白喜事,待客家家屋里摆桌,家家的锅碗瓢盆共用,人手更是齐上阵。前后几天人来人往,办事儿那天更是吹吹打打,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出了进门是一大堆空地,种着许多树。槐花树、苦楝树、国槐树、椿树等。那里是我们几十个孩子的百草园。在椿树下、草丛中,有着无穷的乐趣。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白胡子老头”“蜗牛”“蝴蝶”“蜻蜓”等。那时的孩子都是和院里小伙伴们一起疯跑疯玩儿,不用大人跟着,也不会抑郁。虽然没有高档的玩具,没有山珍海味,但生活有滋有味。在这种疯玩儿中学会了自立,学会了交往,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老人们也不寂寞。我姥姥活到了94岁,她每天都拿个小垫子到街门口的石头台上和街坊们

如今,卢家大院,老一辈的只剩下我将近九十岁的老母亲。昔日的主人也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它,但昔日的那些欢声笑语留在了大宅门每个人的记忆里。隔段时间他们都会回去看看它,在那些斑驳的一砖一瓦中寻找当年的记忆。随着古城的修葺恢复重建,它一定会迎来新的主人,新的生机,新的繁荣。